

空齋遺集卷之七

縉雲鄭賡唐



男

載颺

編次

疏引 雜文

募脩永寧寺大殿疏引

永寧招提距邑治最邇山景幽勝甲他寺肇于唐廢于宋復于明永樂中主僧維高請余族先世竹塢公指困相助創中庭葺法堂百餘年後僧真空又鳩族

衆重新之此余族先大夫東湖公所記也自東湖父子藏脩此地有僧仁清置田若干東湖公又爲之碑石嗣後余曾祖槐樓府君携中丞崑巖公暨李鐵城先生旭山先生勤肄業焉蓮花池上之高一壠其遺篝火處也迨此處遭回祿而寺漸離析衰微矣邇來累于薄產催科孔棘羣謀生之不暇興廢舉墜者伊誰人任雖然廢墜姑聽之積漸傾圮風雨漂搖則不可不之慮也寺僧因以殿東角崩壞爲請余念前在于此寺有同拮据之勞雖當物力懸罄之際不得不

詳其始末爲好義者勸錙黍累微衆擎易舉庶幾棟撓者隆丹堊者新萬松之勝緣法其在茲乎是爲疏

募脩棲真寺疏引

昔善財南參于彌勒彈指之頃親見萬億善財千百
布施因果相符不差一線檀度之行彰明較著若斯
顧儒者隘于所聞拾芝蔴鑑中語便欲溺志守缺以
遠清脩獨不知解縞脫駮是誰家法先賢若楊大年
張子韶趙閱道蘇子瞻輩亦不足倣與而况脩廢舉
墜香燈鐘梵點綴勝蹟詎云弘願亦足益觀余讀子
美野寺殘僧少之句未嘗不愜念香城留連白馬也
若棲真寺向在邑之東偏闔鄉聚廬所瞻禮者寺久

傾圯雖有微業無人持主之旁一洞稍可棲止本境
檀越延僧而托鉢焉邑令君周響山父母性徹三緣
才通五葉雅加意法門亦稔知此僧才以寺委之而
僧顧謝不敏余曉問之曰上人將離塵遠跡爲小乘
果乎抑將隨緣普度與世益乎邑有主鄉有檀那相
與有成不可棄也卽邇來物力維艱不能效江流之
安樂而有其舉之事以漸集凡我大衆誰無善財之
性者其歡喜曷可量哉

妙相寺疏引

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
旣云非相何妙之有然自西天東土傳來四七三三
但得莊嚴佛土誰非妙喜吉祥余嘗聞鳩摩羅什著
實相論不可得見富文忠偈曰執相固非破相亦妄
不執不破斯名實相此亦儒者平中之論禪門花果
之喻也余邑向有妙相寺歲久傾頽殘礫皆爲茂草
弘宗上人忽獨任之遂構一椽若夫庀材雲構甃石
墜斲工費之繁尚須大心男子鳩緣以應四天王之

鉢五印渡之河無分彼此總歸實相是在十方善信
之歡喜與上人之終始勤勤云爾僕何人斯敢云諸
相非相哉

代介繁上人募建覺苑寺疏引


昔我世尊釋迦文佛慈悲發于五濁精進超于三劫
坐雙林樹等正覺之條成稱兩足尊建大雄之寶號
迨白馬東運喜丹鷲鼎興繫惟武林首稱勝地覺苑
古刹建自元豐豈意法棟忽傾以致回祿不戒蓮花
灼爍厄火宅而難敷鴈王跼蹙望彌且而屢却某等

既爲皈命之徒夢現優曇之相慨慧日之初淪欣彌
天而再造雖云盛舉實賴諸方法施財施之美因納
種納繼而皆善務使八十二相重覩如來之法身億

千萬人咸禮琉璃之寶界庶幾靈山面目鑒此祇園
凡長者布地之金悉阿育半殘之果但能喜捨福報
同歸

代爲募建吳山準提閣疏引

玄開妙法合天地人而非三性毓苦心通儒釋道以
歸一各含舍利當覓陀羅恭惟準提實乃諸佛之母
藉茲阿耨攸萃萬福之同慧照垂于部洲寶輪轉夫
樂國凡其大明呪大神呪胥功名利澤之途運至力
以何疆冀此善男子善女人群眾寡小大之念邀靈
功而有造故意之俄發卽緣所日昇語落天花匪波
濤于口海香飄玉蓋第播種其心田茲選名區特崇
寶閣映文昌而依祝帝光騰奎壁之墟襟浙水而帶

聖湖地占斗牛之勝創吳山所未備合諸宇而統宗
爰思庀材鳩工成之不日惟有樂助喜捨其益無方
念  誠重勞輕祈陰佑于揭諦荷檀那力弘願廣
發無上之菩提已具成規可圖完局况智珠不出衣
內而蓮花只在足庭何難東土六塵盡化西城九品
伏願十方人士並迎佛日之輝一頃落成頓臻祇園
之美則光明於赫準手準目亦準心而善信其昌得
名得祿又得壽人度自度恍濟弱水慈航三千大千
共噓火坑法雨豈曰第一山之全覽也哉惟此方寸
地之精虔云爾謹疏

募脩凌霄塔院疏引

夏瑚之山浮圖轟起合尖自昔快漢鵲之橫霄持至
有人壯雲龍之濟海中嚴大士後祀文昌旣錫智珠
群瞻玄極前楹則賢大夫之位一時爲北斗泰山廊
房則都人士託處三餘射奎光壁絡向稱淨土迥異
塵寰奈劇驟之勞勞致鉢錫之落落感時花淚何況
優曇撫景鷗鷺轉思龍樹若任其門廊傾圯將盡聽
風雨漂搖緇衣爰是鳩緣同人能忘宿願鏹不必累
勺水增波困如可指沸塵積嶽此凌霄之勝事惟吾

黨有同心誰是支公訊諸玄度

練溪募建經堂疏引

僊都叠嶂溪湧其西厥名曰練帶水滌洄遙昔人烟
雜還 有招賓之上館近則椽宅丘墟付蔓草于飄風
于是睇臚川瞰靜岳遙眺長瀾近睇僊舖但見樹杪
且結峰影戈戈上林岑以壘隄下嶄巖以崑齧征夫
重趼行道透遲暝則豺虎恫疑夜則鬼燐滅沒盼盼
失步黯爾魂銷此豈蚕叢魚鳧之鄉徒發桑田滄海
之嘆老人某經心愍惻擇地于練溪之陽劇驂所萃
庀材于附近之所鳩工差便中開般若之堂如度彼

岍哀集緇衣之侶宜以梵音將使蒼烟填壑清黛通
懷往來有水火之情展跡勝杖藜之安真所謂刻玉
遠移獅子國布金高傍鼎湖邊斯爲勝緣豈云小構
歡喜善信固共禱之福田示我周行無憂難于津筏
矣

募脩箬嶺經堂疏引

相坵載南箬嶺峻拔通鄉縣爲十五六七都重繭之
域隔煙村有二三四五里充耳之遙峭壁蹲獅幽澗
飲鹿徑堆露葉響咽松濤逢時緇衣乍飛錫而旋去
亦有齋侶冀托鉢以無緣竭來道人小隱戾止旣司
晨昏之火復餉濟渴之漿地有宿緣人有弘願合則
雙美善則信從初構武安一楹仰韋天之同庇今將
莊嚴三世喜佛日之重輝庀材則木在山非工不度
鳩工而人孔棘不爲胡成善男子善女人歡喜任意

重三銖重五銖湊集檀施庶迅構如雲緝宇無風雨
之蠹而餽飭甘齋劇驟慶勞止之康矣是爲疏

重建凌霄塔院疏引

凌霄塔院重建于夏瑚山巔疊級浮圖始自萬曆丁
未監司花縣倡率金鋪紳袍子衿締盟玉敦祀九天
開化之主以掖文明供三摩禪那之身以集法侶旣
爲劇驟攸萃且俾衲子息肩滿月光明能施無畏圓
通顯密共切皈依七十年來梵嚴一致詎聞氛之狂
熾肆霜戟以雲屯棟折椽崩闕虧墻圯僅存母陀羅
之象併及韋陀尊一身豈非功德崔嵬別有天龍擁
護今幸流移漸集敢忘慈父宗師闡浮乃衆生選佛

之場震旦多大乘得道之器矧此勝地名刹可任風
雨飄搖特請住持兼有法侶並發無上心願學第一
義白雲發派蚤悟三空之心石葉憇居克邁四忍之
行蒲團永夜水月證明不佞聊翦荆棘塗墍茨以倡
先善信應結善緣捐錢帛以樂助若夫儒生司命行
道檀施後楹舊有梓潼帝君可新象設前軒亦須護
法神聖懇待莊嚴此又引而伸之之事所貴多多益
善之緣闔邑榮觀十方胥慶

蔣家嶺募緣疏引

蔣家嶺在東渡之北夏瑚之東亦劇驟所萃也往嘗
凌霄塔下有精藍數椽前楹以祀武安王爲外護勞
勞者息焉今荆棘封塵蔣家嶺香烟獨蔭矣輿經所
載綉女詩翁唱和之句事屬杳茫要之天壤之間何
所不有人能以清淨心發廣大願一乘五津之道馳
驟于心田八藏三篋之文波濤于口海煩惱卽菩提
蓮花生慾界何況有爲之業錙兩之微有不歡喜檀
施其成善緣者乎余近議興復塔院迎善知識主之

蔣家嶺任持亦有志勤脩者也因爲之弁數語

孟蘭盆會疏引

考唐史傳七月之望宮中設孟蘭盆綴飾繆琲列各
聖位幡節衣冠各以其號標幡自禁內出詣道院佛
祠是日立仗百官班光順門奉迎導從歲以爲常其
事原于佛經目連救母白佛言弟子有行孝順者竝
宜建孟蘭盆供養後世因之此孝子錫類之心也宋
儒朱晦翁纂集家禮定鄉俗所薦者云但七月十五
日用浮屠設素饌祭亦不以爲非廣其說者至謂地
官校籍白帝乘時太上元始會集降福人無不覲請

焉豈其寸善必邀冥眷要于充類志在同人厲壇之
祭在官司玉京之會紀道籙齋供廣祀水燈度狐度
幾均惠幽明愾儉可見者矣余邑素朴茂不效浙西
風俗而緇衣雅志爲孟蘭盆將藉衆力以成之龔檀
波之無恡幸勝會之可觀青蓮吐而非夏頰果搖而
非寒于胥樂兮喜可知也若夫銀盤以弄化生珠毫
載賦赤壁異觀孰爲平等其請問諸水濱

金剛經會小引

金剛一經乃須菩提與世尊曲暢其說捧而誦者必
淨三業息萬緣使義海湧于胸襟智岳凝于耳目故
云能自見性直了成佛性者心之王釋所謂福田卽
儒所謂不忍也推之日月星辰山河大地無弗清淨
無弗具足有何起滅有何動搖一念真如悟不二之
法當下般若入無上之乘非我非人非生六門皆寂
無往無來無住五蘊俱空蓋人之煩惱未除如大雲
覆日待風拂而後現真慧超朗又如雨水不必自天

由龍興致然則佛之正果只在發願一項耳用祈三千刹海各認八萬莖身愛水湛澄自成茵蓄情波清潔卽長菩提智燈炯煌覺妙明之常透法輪旋轉且優鉢之日開是以持經者戒月渾融而施經者亦披慧日之光阿耨多羅發自寸心則四菩薩入金剛悉爲擁護此經所以見性其亦自度之慈航也夫

迴石施茶小引

阿彌陀佛之攝五濁惡世也蓋花輪日巡于震旦云一化而爲豐干唱少林之宗再化而爲善導敷淨土之教三化而爲永明寺諸善知識合宗與教而料簡之會惟心之極吾師乎吾師乎明心見性權名爲宗脩習空花萬行不執由是而化吾之兩足以爲普賢使率循之無有疲厭由是而化吾之兩臂以爲金剛神使呵護之罔敢阻戾無量勝因如是如是若夫有爲之業其小者也而况涼亭一椽施茶一杯檀波渺

空齋遺集 卷之七
乎僅爾雖然迴石爲郊外劇驟行道勞勞憇此歇脚
一椽一杯則猶之賴阿彌陀佛也

塔院募茶小引

迢迢蒼嶺勞勞征夫望城邑而息肩喜蘭若之先憇
一杯茗戰渴勝瓊漿半斗酪奴甘同仙露是以佛子
愍惻爰構茶簩所願同人好施助茲烹鼎紫茸香共
留供佛萱草帶也自隨緣何必鴻漸之精且掬盧仝
之渴摠從心願便是福田

塔下施茶小引

凌霄塔下者四郡之孔道也內接龍津外阻隘嶺或
使車連軫人吏送迎或衿士在公僕隸匍匐工運木
石商販菓鮮道暘望止渴之梅途窮想蘇倦之藥誰
能濟衆實維導師茲上人有志而募焉將使婺以南
甌以東行李有出塗之願冬日湯夏日水征夫無口
困之憂卽此沆味瓊漿不分人相我見用施飲于衝
路儼布金之給圍緇布弘慈大衆歡喜

明演上人募戒衣疏

宗學肇興異人輩出六葉旣敷千花競秀觀其妙喜
吉祥鼻飲能涸滄海拳擊立走須彌此中人以上非
淺智所幾也若其始者由戒致定由定生慧功以漸
成良念聲色爲日用之鳩毒受想亦哲人之坑穽非
坐破蒲團終難登彼岸將廻三毒爲三昧化六識作
六神煩惱卽是菩提無明不離大智善哉戒力念釋
在茲不可忘也茲明演上人積志精進將訪善知識
而皈依焉以三衣■續長者居士成就因緣豈無善

信硬豎脊梁是在比丘稽首十方佛法僧稽首一切
護法天墮此若崩慎此如登■當不負靈山會上來
邪

脩白雲山志募引

白雲歸巔轟向碧落浮翠福林寶界粲如丹錦團霞
是爲洞天康樂屐偏未到况乃佛國淮海可共一龕
遡自空中兩祖師馬駒踏殺天下迫于一宗老和尚
大樹蔭蓋禪和藻井永清蓮龕濯潔接引不啻衢燭
■有似靈山海田旣遷珠林減色爰有君子一路
福星發懷古之遙思慕大雅之軌事以爲名山無志
地乳待補于媧天且令曩蹟不彰祇園告懟乎檀越
是用纂輯將付梓人然而琴崔餘資鳩衆緣以倡始

沈壤不棄緊善信之共情轉輪王寶髻無私迦棲鳥
心珠各得生大歡喜隨緣樂輸豈但慰乎山靈其將
邀福佛力

脩縉雲縣城隍廟疏引

西山之靈同東嶽胙土之爵越子男洪造無私照臨
如在粵自乾元李公陽冰建炎蘇公德秀始有新宮
之頌暨明萬曆雷公叔聞天啓王公懋錡並勒其澍
之碑迺善降祥受命如響人士則開先夢卜啟黜額
于朱衣兆庶則素履安貞禳災星于白虎潢池弄而
幽馘殲渠猛獸虐而兼驅潛渡罔不震疊罔不懷柔
赫哉明威奉天陰騭式莊嚴于琳闕允焜耀夫躬圭
茲我邦侯冰心對越緊惟顯佑露雷協施民力普存

朔望之儀攸秩備物致享歲時之祀逾崇乃睇前廊
微蠹蝕于風雨詎堪廟貌不嚴肅其瞻依爲措若緡
爰布厥令謂予心何私之有願都人無疆其休睠茲
耆老子弟之倫敢忘害盈福謙之懼善愿檀施輕塵
亦聊益岳人官致用合力以構層雲庶鳥革翬飛美
觀成于不日而鳳臺龍礎奉明禋以有虔維德馨香
疇離吉祉神人歡悅億萬斯年

募贖難民小引

佛門六度以能仁爲要津仙家七還須濟惡爲丹母
卽我孔門立達之旨子輿氏擴充惻隱之端也况兵
燹之後失散流離溺而手援惠實當厄仁人君子能
推伯玉之心高天厚地豈無中玄之報

關帝祝嘏文

璇霄建極無地不現化身靈鷲皈依一心獨超浩劫
永錫難老億兆具瞻恭惟

聖帝尊神中條間氣炎漢忠良大節炳于汗青顯赫
著自曩代五事人人陰隲九州處處焚香茲值揆辰
群懷嵩祝繫豐山蟠結喜釐保于東郊且好水澄波
遡朝宗于南極雖人間善頌何所仰禪高深而天上
明威亦自居歆芹藻奉牲以告儼衮衣之式臨旨酒
是將介景福而旣醉伏惟帝仁普覆神佑僉同廣生

大生栽培不間陽九日明日且馨香徧爾大千允申
錫之無疆肆成人而有造

祝城隍文

伏以聖德好生蔭天上少微之野神靈啟瑞值下元
校籍之辰奠莩騰芳黔黎胥慶恭惟尊神釐祉自天
陰騭在下赫赫英靈丕著浩浩德澤覃敷皇極備庶
徵佐雨暘之時若變化全保合予性命以誠和所謂
大德曰生是以闔城永賴茲傳嶽降適當昌期納稼
築塲村村皆仰帝力餐霞戴月人人式藉神庥氣母
推遷自有長生久視之道天心往復不啻康寧好德
之常纍爾南山耀星躔而無極浴茲東海開旭日于

未央某等望闕知恩向陽私喜雖人間善頌何所測
于高深而民力普存敢忘源于星宿神人無間肆云
黍稷馨香陟降於昭壹是聰明正直十司案內微若
見而愾若聞九如作歌何不除而莫不庶在上在左
右共怵惕于淵雷先天後天時總符合于明威仰綱
維之不忒廣矣大矣允鴻造之無疆悠也久也

祝惠濟王文

伏以帝出乎震萬象皆荷明威斗指在寅九華紛來
光彩攢星火而耀日統人物以瞻天盼蠻維馨輿情
胥洽恭惟尊神聰明正直威烈廣靈作鎮青方煥天
經于奎宿凝受蒼籙允保釐乎東郊節屆上元人海
魚龍之會歲在午位離明花雨之辰以是鍊金恭迎
聖駕伏惟天心愉悅儼絳節彤騶之式臨箕福康寧
喜紫靄朱芬之繁郁鋤星田而補月戶鑪錘自在神
明燒鳳璫而奠鰲山芹曝緊惟野烟統祈宥鑒俯慰

下情

觀世音疏說

蓮池大師云菩薩名觀世音者從因立名也一主自行二則化他楞嚴中追叙初因從聞思脩入三摩地自行也卽以加被群機得三十二應十四無畏則其事也若法華普門品章云有無量百千萬億衆生聞是觀世音菩薩一心稱頂者觀其音聲皆得解脫此則化他也然音從耳聞何故標觀觀爲眼用曷聞十界豈非衆生六根分隔各守一官菩薩中返聞故內得圓通故云明不循根寄根明發循聲救苦塵塵無

礙古德云無緣慈力赴群機明月影明千澗水不忘
衆生故耳然菩薩自云從古觀世音如來受記得觀
音名因果相符吾輩今從觀音菩薩受記如幻聞薰
豈有外焉乃爲稽首

河圖說

白子二十五作天數黑子三十作地數共成五十五
數中宮列五與十而其始惟一五數五者天之中數
純陽至健五行之精七政之始數之母也由是圍十
黑于其中卽一畫陰也圍十白于其外卽一畫陽也
兩儀也由是以十白子分一白居下三白居左二白
居上四白居右四象也天地之理乾主生坤主成生
萬物者惟陽故止用陽不用陰耳然陰陽之理不能
孤行有一陽必配之以一陰左三陽乾也三陰坤也

下一陽一陰震巽一索也上二陽二陰坎離再索也
右四陽四陰艮兌三索也三何以有四蓋六子之用
循環無端艮兌之終卽震巽之始餘其一者所謂貞
下起元成終而成始也

洛書說

天之數三參天者三天也自下一陽至左三陽乃三
一成三也自左三陽至上九陽乃三三成九也自上
九陽至右七陽三九宜成二十七易用生數故存七
而去十也從右至下三二十七宜成八十一而下之
一陽又在焉地之數兩兩地者兩兩也自二至四兩
兩也自四至八兩四也自八至六兩八成十六十爲
成數而六在焉兩十六成三十二而二又在焉從一
至三從兩至四皆不出此參兩之數卽至百千萬億

皆不出此

南明山志跋

憶自束髮時以觀風牘受知于鄭映崑老師火煥金
堅迄今又將十二年矣今年春師念其業或稍進出
帳中一編授之讀曰是聖賢明心之書也子繹之兼
可以處憂患因館之南明俾寢食坐卧以求之且曰
吾使子之居是山亦有取乎地靈也嗟乎南明之地
則靈矣退而求諸易私念河圖二七居上文王法之
以爲八卦故位離于南離也者明也在天爲日日行
于南在人爲心心者火之精夫人嚮南而處負斗而

抱日身不踰六尺睫不踰尋武而能周流通達擴開
臆衆虛室生白不借若木而拂層高矣抑傳有言天
在山中芥子須彌心與境是一是二胸壁腹界之徒
自幽其主央央者不受也昔人樂好山如魚得水豈
其日爲掃地焚香之計與白虎通曰南方尊陽在上
卑陰在下其境也又曰人目何法法日月明其境中
心也明心與境以度幾無負入山之事或有當乎于
是進而復諸師曰孺子知教矣師曰喜子能以易解
南明吾將與子竟南明之事于是乃搜羅今昔題詠
芟繁闡秘列景繪圖爲志畧壽之梓若曰此亦夫人
心境之所寄也固山靈之幸也唐旣居是山附爲之
跋并序其知遇如此

脩白雲山志徵詩文引

蓋聞名山僧占威音始龍象之傳福地人靈表章藉
淵雲之筆匪爲煙巒添黛要令選佛增輝緊我括蒼
野躔微曜名勝繡分于各邑地絡首緯乎郡城萬象
駕空三岩涵碧南明圖畫不數天台石梁石門縈紆
足媿龍湫飛瀑皆資遊賞僅愜雅懷若福林禪寺者
始自雪峰喬孫傳燈偶寂繼以德大居士遺址謀新
空中禪師古佛再世幼傳天目之鉢長邃化菴之脩
脚下不涉程途目前頓超階級廼休梓里舍利歸全

智度禪師親承入室猶謂卽境離境如岐路到家任
彼徵心覺心非空華結果西天東土可合何況大廷
南嶽青原是宗摠歸緣法楞伽之教維永白雲之號
長存越二百年一宗和尚以有爲行開方便門欲令
明昧咸明善爲法華說法標聖蹟以導引至者如歸
葺傾墜而與輪樂之忘倦一時大衆歡喜千秋泉石
得名登斯山也畢然而望雖千斤担子交着便行在
百尺竿頭喝令疾走斯誠勵頑振懦之助豈徒娛心
騁目之場嗟峨大觀炳昏衢之夜燭縹緲香國開覺
路以金繩敬告鉅公同人不惜班管賦志

夏樂只放言引

藝海英流蠲屏世網而獨以其豪巖不羈之筆使湖
山得名草木無咎豈獨其才天直抑亦韵致爲之也
余友夏子樂只逸韵雲上遠致風涼不履不衫亦風
亦雅旣謝去制舉業肆力于古閒泊幽棲隨遇揮斥
遂洋洋灑灑成一家言其叙名山也高高在目卽可
卧遊其記勝蹟也丘壑經營卽如手据其頌美歌思
也撮要提綱伊人斯在以至選律擬古入初盛之興
突寄調抒情洗宋元之繁响偶然獨往旣醉意于山

水迤爾情深每懷睠乎友朋宜其與淑子蕤音諸先生相視莫逆也余交樂只在二十年前比因避地重晤出舊刻相示不禁擊節嘆賞以爲
瓊囊而夏子顧謙讓弗遑曰此放言也嗟乎古今之放言者幾人哉蝶叟之逍遙供奉之飛揚跋扈坡僊之嘻咲怒罵所謂以韻致勝者非邪夏子曰余烏乎敢意者紫痕
放可兩則與彷彿其
霜也嗟乎噫吁水流不競雲在俱遲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題白玉蟾集語

宛委之石以蒼水使者而顯潯陽之廬以匡俗先生而名不有賢達弘益山水嵐翠溪芳寂寂咲人耳武夷之甲于閩自朱晦翁讀書始也旣而蠟屐駢闐膏車秣馬白玉蟾以爲大汨玄詮去而之羅浮是何道業之殊乎邴卽境離思是玄非玄邪余嘗客武夷上下九曲寢處其地不忍去意僊掌河流衝湘陣雲雖未能至亦大槩如此山矣必如所云先學上天後學識字殊堪令鐵笛聲殘虹橋烟斷也

題希夷壽字遺蹟

壽之爲言受也有也久也書載五福詩曰萬壽壽且
盈萬廼貴一乎然數起于一壽之無極也史載陳圖
南壽一百十八歲著有指玄集入室還丹詩未嘗以
書名而獨存其壽字遺蹟先生豈有所乎其始之言
曰吾將遊泰山之巔與安期黃石輩論出世法合長
生藥是始志乎壽也其七十以後隱居華山與壺公
赤松子呂洞賓飲酒賦詩有洞中睡來幾載流霞獨
飲千杯等句是終存乎壽也然則何爲而僅存此字

按先生在唐明宗朝賜號清虛處士在周世宗朝賜號白雲先生宋太宗又賜號希夷先生此豈其應制時作邪抑以酬龜鶴鞍馬之賜邪今人論易必宗希夷而高尚亦慕先生偶然遺筆吉光片羽當爲奇寶輕身遐舉此物此志也余偶得其蹟于武夷山中書以識之

原漕一

議漕至今日不獨秋風瓠子空嘆宣房也萑苻弄兵阻梗餘皇卽輓卒數十萬人皆能起而煽亂南北咽喉憂自此方大耳于是不得不議海運考元史食貨志論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以爲一代良法且云運數視河漕所得益多當時取道其初自平江劉家港入海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後千戶殷明畧者又開新道從劉家港至

空齋遺集 卷之七
三
崇明三河放洋而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
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于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
行風順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故終元之世海
運不廢國初乘之以給京遼永樂五年禮部會官議
北京合用軍餉本處稅糧子粒并黃河漕運未能周
急必藉海運然後足用卽日海船數少每歲運不過
五六十萬石且未設衙門專領事不歸一莫若于蘇
州太倉城內專設海道都漕運使司云云奉太宗皇
帝旨運糧事再議後因會通河成遂報罷今則又通

變之時矣聞之先儒言舟行海洋不畏深畏淺不慮
風慮礁制海舟者必爲尖底首尾必俱置舵卒遇暴
風轉帆爲難以尾爲首縱其所如且暴風多起盛夏
約自正月以後開船置長篙以料角定盤針以取向
一如望舶之制可免放洋之害况傍海居民捕魚漁
戶煎鹽灶丁其于行舟橫道泊舟港汊沙石多寡洲
渚遠近必有熟知之者卽如浙有海船松江通泰州
有沙船淮安有海鴨船並嘗由海至山東離天津不
遠循此鳩集并講五鼓初起視星月雲氣占視風候

之法似可保萬全以備不測今日補救之上務也

原漕二

海運行漕其可廢乎曰不可于是又不得不議漕問漕何以始通而今壅也曰水患也水患則治河使者及各郡邑任之矣問漕又何以始足而今匱也曰民窮也民窮則各按撫及郡邑任之矣要其故不止在水在民而并在旗軍國初漕運民間米一石付糧長手以一斗爲耗與用糧官以一斗爲耗與用糧官付旗軍以四斗爲耗與用達于通灣止四斗入國困耳然國家卽得四斗而船料河工官祿費以巨

萬是民間出米一石只得二斗爲實供所以人與法相宜而官與民兩足也彼時旗甲人爭爲之江南二月解纜五月交代八月回空每船一隻可載三千石而正米止限六百石其餘廣帶竹木雜貨人收其利而無困所由困者初因旗軍小筭見米入舫中經兩月之久熱蒸每石損折三五升延至四月開兌米已蒸過折數民家認之不料連延六月解纜抵通之後河水已完守凍艱難至有折船賣板之苦自是運軍人人破家而民間納米歲以春盡爲常今雖推督速行而帶貨禁嚴各軍利心不止從中暗圖各衙門有常例各處所有雜貨上倉有簞揚之苦在都有扳累之害愈積愈窮愈窮愈緩雖正刑盡法琢骨敲皮而拖欠萬萬之數至今不能償徒有嚴比之名耳與其冒苛名而無益于帑何如稍寬釋而通濟其窮粵考洪熙元年勅諭官軍運糧遠道勤勞寒暑暴露晝夜不息既有盤淺之費糧米耗折所司又責其賠補朕甚憫之今後除運正糧外附載自己什物官司毋得阻當成化二十一年都御史馬文升復奏申明大哉

王言歷歷可稽至收糧之時伏覩大明律內開載各
倉收受稅糧聽令納戶親自行槩平斛交收今可寬
帶貨之禁行平收之法南方輸糧以歲內爲期迤北
解纜以二月爲始

原蝗

旱荒惜水蟲荒惜旱蓋以水旱皆可偏收惟虫之害
蔽天匝地青草盡死樹葉摧殘故易林號爲殫虫其
除之之法惟藉功令督率同力一身一家無可免者
請以其所由生及已事考之按春秋至勝國共蝗災
書月者一百一十有一書二月者二書三月者三書
四月者十九書五月者二十書六月者三十一書七
月者二十書八月者十二書九月者一書十二月者
三是在五穀長養之時爲害最毒也其所由生必于

大澤之溼易盈易涸者大約幽涿以南長淮以北青
兗以西梁宋以東湖渚廣衍曠溢無常蝗則生之說
者以爲積石王屋而下歲有巨魚來往魚腹育子一
胞萬億當冰消候煖催子使生漫撒河涘與九河故
道河水消乏其子輒藏于細葦淺沙中冬雪盛夏秋
水洪則流送入海不則烈日曠之一子化蚱蜢一枚
而數繁害廣矣又或以爲非魚子乃蝦子觀其形身
首紋脉肉味無非蝦者所以太平御覽言豐年則蝗
變爲蝦以此知蝦之變爲蝗要而言之其因于水草

之積則無疑也先事消弭宜今山東河南南北直隸
有司衙門凡地方有湖蕩積水處遇霜降水涸後親
臨勘視凡有水草存積卽多集夫衆侵水芟刈歛置
高處待風日爆燥供薪燎之需如不堪用卽焚燬淨
盡處處同心協力靡有遺怠如是水草旣去其子之
附草者可無生發或遺子在地春夏得水土之氣又
爾復生法當于未成蛹子時捕治之令居民里老時
相察視見土脉墳起卽便報官集衆撲滅尙已成蛹
跳躍行動便須開溝捕治其法視蛹將到處掘長溝

深廣各二丈多集人衆沿溝擺列各持器具五十人
用一人鳴鑼逼入溝中治而埋之處處如此亦可以
俾淨盡也若待其振羽而飛蔽天渡水雖以錢粟易
蝗亦不能盡矣稽元史食貨志云每年十月令州縣
正官員巡視境內有虫蝗育子之地多方設法除之
按蝗虫下子必擇堅■黑土高亢之處用尾入土中
下子深不及一寸仍有孔竅勢如蜂窠可發觀者夏
月之子易成八日內遇雨則爛壞否則十八日生蛹
冬月之子難成至春而後生蛹遇臘雪春雨則爛壞
故冬月掩除尤爲急務耳別聞■農書言蝗不食
芋桑及水中菱芡又不食菘豆豌豆豇豆大麻■麻
芝麻薯蕷凡此數種令農家兼種以備不虞其或庶
乎有據也

原荒

聞諸荀子補救者危大荒者尤危今非復補救之時矣俗儒不識時務侈談十二政審如周禮之言今日能散利乎能薄征乎能除盜賊乎不能也遺人有積乎廩人有掌乎無有也四野蕭然烝民寡粒豈但不能食人二鬴并一鬴亦難之矣請帑不可改折不可移民就穀不可人罔巧婦之炊先儒所謂無政無備莫今爲甚卽欲倣社倉之法而行之亦三年之艾可行于平時不可行于卒憲可行于有米之地不可行

于待給地方之米之地者也昔聞耀卿行之十四年
然後充足今欲待吸西江求三年之艾必無及矣使
澤若焦民其無如悲哉菜色寒烟遍群方而嗟無術
也雖嫁怨于烽燧謝譽于肘掣庸何益不得已爲今
之計莫若使民以粟受爵免罪爵有大小罪有重輕
俱以粟多少衡量之藉救一時亦一策也又不得已
則徵歛好義紳衿富人銀兩官照時價平糴大縣百
餘石小縣近五十石其荒瘠不能自濟者竟已之以
近給近使遠地補給之稍加賑貸因儲爲常平庶有
濟乎又不得已則嘗草製藥如千金類等方給老弱
不任事者以延殘喘亦設粥糜之別策也若夫減損
存仁嚴禁務本南講常平之法北議招墾之方天下
本計則有先賢之成規在

湯半李像贊

貌何歸歸意何壘壘四海九州知有半李謝屐遐只
稽鍛癖只劉鉢隨只米石愛只坡仙之嬉笑怒罵成
只半李曰不甚似余何有于是噫嘻我知之矣半李
不徒爲其已而以今天下之盜賊遺君父爲已之耻
悲絲欲哭彈劔立起余曰噫嘻君正恐不免耳今天
下而無丈夫也今天下而猶有丈夫卽睹君之像又
誰足爲君之擬

謝龍章行春圖贊

頽然其形迫爾其神雙眸自炯怒髯欲伸緬想四十年前金戈鐵馬胡爲乎借筋而請纓夢邪醒邪熱腸只爲君民而今芒屨踏斷天南塞北一埃塵偶然意得侃侃敷陳或以爲言忠孝之君平或以爲卜休咎之景純其逍遙自在與物無忤又似吾家子真抑其懷劍術御冷風而仰慕乎姑射之仙人噫嘻乾坤逆旅爾何不于天目之頂西湖之濱收拾煙雲煮爛白石泮魚優游五百春

張希房像贊

爾眸如注擁書城乎爾輔如咲解立機乎爾眉如蹙恫時艱乎爾意如有待就立草而枕白雲乎于以求之或得其膚姑妄言之我不君誣君之貌已非山澤之癯畏君之疾足旋鳴珂而遊帝都而今而後開拓吾徒推倒一世巍巍然有用之真儒於嘻哉此其所以爲張希房也夫

關蕉鹿小影贊

穆穆其度抑抑脩容曲江餘夢京口霏震魯王舄之

空齋遺集
甫舉而驚塵之累烽海田感易吾道未窮母傷翩緝
母嘆蒙茸葵羹菊酒五柳七松既左操聖燈而右握
神鋒食齋腸苦弦歌音楚而且日子其攻吾闕斫吾
傭僕愧非崔州平徐元直又安窺測乎卧龍

蔣丹崖像贊

而貌堂堂而意皇皇維言不朽于古文章睥睨燕許
花石汗雨亦騷亦雅爲名山主有婢侍書環珮鏗然
壺觴是屬以■錦箋君曰寧只若爲女史一斗一篇
蜃樓海市海田旣遷依隱則娛餐松枕石天然畫圖
流泉滴滴■是納小築其勤歌鍾鏜鞳時乎時乎
如蒼生何過此以往與仲孰多

題道友小影

憶在屠維永明禪悅協洽之秋烏傷嚙雪縹緲東海

之雲扶疎幔亭之月倏滄桑而變遷悵河山之阻絕
再世追隨情同義別向平之願未終鍾期之徽遽折
園花泣兮鵲啼春風號兮泉咽抑慕道之夙勤尚思
征乎蓮碣

自題

咄這師父自何來賢父師千變材玉帶解向山門焚
香謾費鉗鎚無字經無可說松根石卧蒼雪好向蒲
團叅透也雲靜溪迴廣長舌

題汪竹巖行春圖

清風肆好宴坐雍雍方戴星以不懈胡爲乎拊石而
枕松憇蔽芾兮志在邵農烹小鮮兮於樂鼓鐘牙籤
在案旃檀作供宰相須用讀書先憂後樂以相從噫
嘻是爲豈弟君子之容

題李心耕行春圖

不乘鮑氏駟不築通明樓石畔花間以遨以遊吁嗟
乎秦淮之月空曉邗溝之水不流梁公安在郇府驚
秋聊幅中以容與兮賦操而夷猶

國

